

女人的阴谋

「法国」克里斯蒂娜·阿尔诺迪 著 黄钰 高方 译

Complot
de Femmes





女人的阴谋

[法国] 克里斯蒂娜·阿尔诺迪 著 黄荭 高方 译

COMLOT
DE FEMMES

译林出版社



B124409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人的阴谋／(法)阿尔诺迪(Arnothy, C.)著;黄荭,高方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5
(当代外国流行小说名篇丛书)
书名原文:Complot de Femmes
ISBN 7-80657-379-8

I. 女... II. ①阿... ②黄... ③高... III. 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21435号

Copyright © 2000 by Christine Arnothy.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Librarie Arthème Fayard.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2 by Yilin Press.
登记号 图字:10-2001-052号

书 名	女人的阴谋
作 者	[法国]克里斯蒂娜·阿尔诺迪
译 者	黄荭 高方
责任编辑	周丽华
原文出版	Fayard, 2000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mail	yilin@yilin.com
U R L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47号(邮编210009)
印 刷	徐州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	10.75
插 页	4
字 数	257千
版 次	2002年5月第1版 2002年5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6000册
书 号	ISBN 7-80657-379-8/I·298
定 价	(精装本)18.2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悬念的网

黄荭

接到这本翻译,我一看书名就乐了:《女人的阴谋》!阴谋、女人,都是让人看了眼睛一亮的字眼。女人能有什么能耐,会策划出什么恐怖的阴谋?在阅读这部小说的过程中,悬念的网铺天盖地地撒下来,网住了自己每天被艰深的论文纠缠得有点过敏的神经。阅读是轻松而愉悦的,不必动太多的脑筋,听凭心情随着情节的跌宕起起落落,在黄梅雨天蜷在寂寞的宿舍,也算是一份难得自在的消遣。

“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偶然。”《女人的阴谋》的扉页上就明白地写了我们在故事连续剧片头常常可以看见的一行字。小说之所以扣人心弦,首先是它设计了一个很微妙的时间,即将迈过千年的门槛,1999年的最后一个夜晚对所有人来说都是重要而敏感的。小说一开始,女作家就让读者置身于这种节日的特殊气氛里:拥挤、繁华、带着世纪末一丝淡淡的迷茫。其次是作者从容的叙事技巧,娓娓道来,“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在同一时间,不同人物在相同或不相同的地点上演各自的故事,而所有的故事都集中在亚当时刻不离手的电脑和电脑后面隐藏的巨大财富。再次就是女作家对人性细致深入的剖析。

故事围绕一台冰冷的手提电脑——21世纪的标志性产物,展

现了人性在金钱和物欲面前自觉不自觉的位移、失落和觉醒。假冒莫莱的电脑程序员亚当·富尔涅为了报复,窃取了可以打开他人财富宝藏的手提电脑;他的妻子为了能得到保险公司的赔偿金,居然同意去停尸房冒领丈夫的尸体,之后又同意为金钱把丈夫让给别的女人;莫莱夫人为了得到巨额的钱财,接受了冒充自己丈夫的男人的妻子的合作阴谋,对女儿承受的痛苦和压力不闻不问;保险公司的调查员萨缪艾尔·芒为了得到在以色列买别墅的钱,临阵倒戈,竟然帮罪犯破译密码、研究脱身之策……利益面前,所有人都能共事、成为同谋,只要事成之后能分一杯羹;也因为金钱,情欲被当做游戏的工具和赌博的筹码,而真情却受到环境的压抑、扭曲,得不到慰藉。

这是一部不平静的小说,冲突是作品的主题,书中描写的不是肉体的危险,而是灵魂遭遇的危险,是一种内在的危机,这种张力从文章的开始一直持续到文章的结束。在物欲的驱使下,人在脱轨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当金钱摆在眼前,所有知情者都被收买好以后,心灵却迷茫了,良知慢慢复苏。亚当最终无法超越道德和感情束缚,在成功地犯罪之后,还是需要以投案自首的方式来找回真正的自我,找回自己和爱人心灵的平静。但就在他失去、或者应该说是自动放弃一切之后,他却得到了生命中最大的幸福:克洛蒂尔德去悉尼的监狱看望了他,并对他说:“我只要你。我等你,到我生命的尽头。”

小说给我们讲的或许就是一个关于得失的故事吧。得失是什么,得失只是一种心灵的感受,你觉得你有了,你便有了。

二

故事的另一成功之处就是一波三折、悬念不断:飞机上猝死的莫莱是个怎样的厉害角色?拿到手提电脑的亚当能否最终成功地

破译密码？在机场等他的女人真的那么愚蠢、轻信，竟然辨不出丈夫的真伪？谁设了圈套，谁又落入了陷阱？保险公司派出的调查员是敌是友？阴魂不散的莫莱真的能通过手提电脑继续他超越时空的控制？……

故事越来越复杂，线索越来越多，每个人都不单纯，谁都有自己不可告人的秘密和欲望。围绕在亚当身边的三个聪明女人，一个爱上了冒名顶替的父亲，一个是另有打算的真妻子，一个是故作糊涂的假妻子。在 1999 年的最后一夜，世界疯狂了，感情移位了，巴黎、拉斯韦加斯、达尔文、悉尼，处处危机四伏，机关环环相扣。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情节时而交错、时而平行、时而重叠地展开，“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紧张刺激的冒险中缠了一线柔情和眷恋。做了不该做的事、爱了不该爱的人，是金钱的错、感情的错，或只是时间地点的错？幸福到了身边却不知道该如何把握，得到以后才发现失去的更多。悬念于是像魔术师手上的橙子，一个接一个，看得你目不暇接。变戏法就是这样，盒子打开了，看到的不是自己所想的，于是猜测机关到底设在哪里，自己到底忽略了哪个细节。整本书的气氛充满了不安和躁动，虽然没有刀光剑影，没有血腥杀戮，但让你切实地感受到了四伏的危机、揣摩不透的心理，而行文又不乏轻松的幽默和黑色的调侃，一张一弛，错落有致，让你一看便无法释手。

三

作品最独特的地方就是对莫莱这个幽灵形象的塑造，好像《蝴蝶梦》中的吕贝卡，虽然没有在影片中出现，却是整个故事的灵魂。角色在情节刚刚展开就死了，却在活人的故事中复活，影响活人的情绪，控制活人的思维，反客为主，居高临下地看活人在红尘中为情所困。其实《女人的阴谋》一书的真正主角不是亚当，真正的阴

谋也不是由女人策划,黑手来自通过手提电脑神秘遥控的“隐形人”莫莱。“莫莱的全部思想都在那里头(手提电脑)。他的语言,他的世界,他的潜意识。”虽然一开始就退出了表演的舞台,莫莱的形象却随着故事的发展渐渐丰满:在亚当眼中,他是无赖自大的小人;在妻子眼中,他是绝情负心的丈夫;在女儿眼中,他是神秘慈祥的父亲;在妓女眼中,他是纵情放荡的情人;在同行眼中,他是精明能干的富商……他成了书中惟一个圆形、立体的人物,相形之下,其他人都成了他的陪衬,显得黯淡、平板。亚当幼稚单纯,阿里亚娜尖刻敏感,克洛蒂尔德善良宽容,萨缪艾尔敏锐世故,雪莉爱财贪色……都可以用几个字来概括,作者故意把他们全部塑造成了简单、扁平的人物,而让死人通过没有感情的手提电脑跃然纸上。

莫莱是通篇小说最大的传奇,他为了逃避对妻子和刚出生的女儿的责任离开法国,在澳洲白手起家,逐渐建立起自己的金钱王国。他为人残酷狡诈,做了许多不光明的事,许多人恨他却奈何不了他,但他却被素未谋面的女儿唤醒了为人父亲的一份柔情,他要将一切留给陌生的女儿,他希望她得到幸福,或许这便是他漂泊异国他乡数十载后流露出来的真实的另一面。读者永远无法知道莫莱在飞机上的猝死是一场意外还是某种程度上的自杀。是他有意为亚当和女儿创造相识、相知、相爱的机会?一切都是那么扑朔迷离,因为莫莱自身就是矛盾的,就像他一面嘲笑亚当的迂腐,一面却在给女儿的电子邮件里多次提到他;他或许希望亚当能给女儿幸福,但他又不甘心女儿把终身托付给一个自己瞧不起、“幼稚可笑”、“根本不配赚钱”的电脑程序员。莫莱自始至终都是强大的,一切仿佛是他预先设计好了的,他躲在坟墓里,阴魂不散。

四

英国女作家伊·鲍温说过：“小说是什么？我说，小说是一篇臆造的故事。但是，故事尽管是臆造的，却又能令人感到真实可信。真实于什么？真实于读者所了解的生活，或者，也可能真实于读者感到应该如此的生活。我所谓的读者指成年读者而言。这样的读者已经超越了喜爱神话故事的年龄，所以我们要的不是荒诞不经、现实中不会发生的故事。所以我认为，一本小说必须经得起成年人的现实感的考验。”克里斯蒂娜·阿尔诺迪为我们展现的正是这种成年人认可的真实，它不同于琐碎平淡的现实，它是现实的浓缩。《女人的阴谋》沿袭了通俗小说的传统，但内容充满了现代气息：跨国旅行，电脑黑客，商场的明争暗斗，现代人情感的纠葛和有点游戏的人生。小说集侦探、推理、言情于一身，比侦探小说多了一丝缠绵，比言情小说多了三分逻辑，流畅通俗的行文让阅读变得轻松快乐。紧张的悬念和情节的迅速发展很能抓住读者的注意力，给我们很大的娱乐。女作家的其他一些卖点小说走的也是同样的写作套路：《上帝迟到了》、《被囚禁的主教》、《美国季节》、《黑色的花园》、《玩在夏天》、《我爱生活》、《非洲的风》、《遗产事件》、《燃烧的欲望》、《蜜月旅行》，本本都是以情节的别致跌宕取胜。她的自传体小说《我十五岁，我不想死》一出版就被译成28种语言，风靡世界，成了流行小说的经典之作。

19世纪末、20世纪初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的太爷爷们慢腾腾的寒暄已经被e时代淘汰得一千二净，铺天盖地的网络和移动电话让现代人无处遁形，少了许多偷懒静心的时间和空间。信息非信息的高速公路让我们穿上了红色的舞鞋，从此无法停止奔波。而通俗小说之所以流行，或许正是在于阅读过程的轻松愉快，你跟着故事中的人物悲悲喜喜；读完后随手一撂，小说中的一切一点也不

会影响现代人发财的计算和出国的热望。只是在阅读的几小时内为我们提供消闲解闷,让我们暂时忘记自己所要面对的大小压力和种种的不开心。在消费社会和快节奏的现代生活里,都市人需要的或许就是这种口感好、易消化的“文化快餐”吧。

“都是傻瓜。”司机嘟囔着，避开后视镜中顾客的目光。交通台正播着路堵的情况，主持人说交通总指挥比松·富代患了严重的抑郁症，被送到专治此类疾病的医院急诊。记者的这个笑话算是白说了，司机们双手握紧方向盘，没人发笑。

那些终于挨近候机大厅的乘客，急忙从行李车上取下手提箱，努力向护照检验处拥去。亚当握紧小手提箱的把手往前挤。他借口开路，甚至没回头招呼跟在后头的两个女人。电子布告栏的灯光信号闪个不停；第四行证实飞往洛杉矶的客机准时起飞。旅行社特意在网上包了这架飞往洛杉矶的飞机，并负责在前一天登记多数乘客的行李。几个急性子的人为插队用胳膊肘挤人，尽管如此，乘客们还是排成一条相对安静的队伍。男人和女人阴沉着脸通过安检门。队伍缓缓前进，手机被放在木盒子里，而手提行李则接受了黑色帘子的抚摸，进 X 光通道。传送带的另一头，一个年轻的女人仔细盯着屏幕上的图像。如果安检门警铃响起，经过的乘客得折回来再次接受检查——工作人员在可疑物上滑动探测器，这根棍子能辨别出所有的金属物品。钥匙串被搁在一个小托盘上，在 X 光通道边上递过去。拎手提箱男人身边的一个女人扬起缠着绷带的手腕，试图躲过人群的拥挤。“过吧。”满面倦容的实习生对她说。而当那名男子经过的时候，屏幕前的女孩犹豫了片刻：他箱子里的好几样物品都应该向海关人员申报，但她没做声。这几天，鲁瓦西机场来往旅客众多，工作人员已经疲惫不支。他们

已漠不关心恐怖嫌疑分子的存在与否，更何况此人乘坐的还是那架飞往洛杉矶的成问题的飞机。对这架来路不明的飞机有很多谣传。就算天不怕地不怕的疯子们在开它之前也要犹豫一番。最微小的驾驶错误都会让这个空中飞行器——年龄整整有四分之一世纪的巨大搬运工——化为乌有。

来了一群日本人，他们人手一个手提箱，箱子塞得满满的，恰好是允许带入机舱的尺寸。两个小不点在积满污垢的地上玩鲜黄色的塑料坦克车，发出令人难以忍受的噪音。烦躁不快的乘客里，只有一个身材细长、举止优雅的男人保持冷静。他的脖子上围着厚厚的长围巾，头戴一顶帽檐很宽的帽子，忍受着这额外的噪音。他叫萨缪艾尔·芒，是调查员。对将要搭乘的飞机做了一些了解后，他也时不时地感到焦虑。在任何时候他都不能把那个拎手提箱的男人跟丢了，那是个大诈骗犯，可能会让他服务的保险公司蒙受巨大损失。

两辆巴士等在候机室门口，马达已经发动了，乘客们上了车。一路上大家都站着，挤挤蹭蹭的。客机停靠在机场的尽头，到那儿要花整整一刻钟时间。手上缠了绷带的女人对身边男人说：“他们要开汽车送我们去洛杉矶吗？”

暮色浓浓，天空满是棉絮般的云朵，客车向前驶着。一些小汽车前前后后忙着监督跑道，给客车带路。其中一辆引导两辆大客车驶向在昏暗中浮现的一个奇怪的影子：那是一堆金属，上面的舷窗好像是画出来的。在机翼边上，几个字被白色的漆盖住了。第一辆客车停在舷梯前。宽大的台阶上淌着雨水。两个小型起重机刚刚开来，举起一个装满行李的大箱子。搬运工冒着大雨通过打开的活动门把行李运进货舱。工人们冒险上这架飞机的疯子们没有丝毫的同情。“真是找死！”一人说，但是，由于迷信，没人回答。舷梯高处，在灯光微弱的入口处，空姐们和一个手持小本子的客机服务员交谈着。艾里亚娜对旁边的男人说：“依你看，是这架

飞机的使用说明书吗？”第二辆客车发出刺耳的刹车声，停了下来。下车的旅客拖着手提箱向舷梯的台阶拥去。他们中间有一名年轻的金发女子克洛蒂尔德。约朗德，是在网上拍卖会上买了这次立等可飞的航班的旅行社的代表，她对这趟旅途忧心忡忡，害怕失望的乘客会发火闹事。旅行团中年轻的澳大利亚女孩叫起来：

“我才十八岁半，这么早死掉真是可惜！您不觉得？”

她大大咧咧地开着玩笑。在那些富裕的国家，和她同龄的那些青少年觉得自己已经长大成人，并深信自己可以活到一百岁。

机组纪律严明，乘务员殷切地想要表现他们的亲和力，这一切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从前就干这一行，因为种种原因——比如年龄——而离了职，现在又被召集在一起。机长大概已经退休，在最后关头才被从邻国召回，负责此次跨大西洋的远行。乘客们登机时，他正扯着绷得太紧的衬衣领口。空中小姐面带微笑但目光呆滞，她们热情地向每个人问好，心里厌烦着那些手提箱：这些行李会在座椅上方狭小空间泛滥成灾的。旅行社没有安排对号入座，争执声不绝于耳。倘若没有那个时时提防手中箱子的男人的帮助，艾里亚娜早给挤到后面去了。她丈夫经过好一番争夺才占住了走道右边连在一起的三个位子。他们的女儿克洛蒂尔德打心眼里憎恨此次旅行，决心对这可笑的冒险不做评论。萨缪埃尔·芒在左边第五排靠走廊的位子上坐了下来。丽兹和约朗德坐在了第七排。

“这是架什么飞机？”克洛蒂尔德问她应该称呼“父亲”的男人。

“DC-10。”男人回答，“但不能肯定就是，”他用有点俗套的口气说道，“这架飞机不如正常航班舒服，可是，几个月来，所有的航班都满了。旅行社只能订到它。我之所以安排这次旅行，也是为了让你母亲高兴。”

艾里亚娜座位的一个扶手坏了。

“为了让我高兴？”她嚷起来，“你向我保证的可是豪华游，有坐

卧两用位子的一等舱……”

“都满了!”男人淡淡地重复道。

他有别的心事。身为法国人,在法国,一张国际通缉令随时可能让他锒铛入狱。倘若他能去加利福尼亚,在庆祝两千年的四天狂欢里, he 可以从从容容地从人间蒸发。

丽兹把日本人的行李箱推到一边,放下背包。她坐了下来,也问约朗德:

“这是架什么飞机?”

旅行社代表谨慎地回答:

“为了满足顾客的需求,我的老板拍板订下这架客机。我们可以保证,本次飞行非常安全。”

丽兹耸了耸肩。

“你知道,在我眼里这架飞机是堆破烂。很奇怪,这些人为什么抗议?”

刚开始,一些乐观的乘客还以为能伸展伸展腿脚,也只是奢望而已。座位靠得太近,根本没有多余的空间。芒想着不知舱门有没有关好。令人不快的寂静笼罩着人群。一个孩子找不到地方玩他鲜黄色的坦克车,试着在前面座椅的靠背上滑动他的玩具。

机长宣布一接收到控制塔的信号,飞机就马上起飞。“我们在第四跑道上。”他清了清喉咙又说,飞行将持续十二个钟头,但逆风可能会降低飞行速度。艾里亚娜向亚当嘀咕:

“我宁可下飞机回马尔里。看,那边有个孕妇。这是个坏兆头,真叫我害怕。”

“为什么?”亚当问,“孕妇是延续生命的希望呀……”

“也许吧,但我们不要!”她说,“我记得有一部灾难片,里头有个女人在飞机上生孩子。夏顿·埃斯东演医生,好不容易才把孩子接生下来。”

还没等她起身打探消息,马达的轰鸣声便已响起,机舱震动起

来。信号灯亮了,提醒乘客系好安全带。空中小姐在中间走道的一头示范救生动作。当她扯出救生衣的时候,一块破布头留在手上,她马上把它藏到口袋里。

飞机在灯光微弱的跑道上滑行了好长一段时间,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然后飞了起来,慢慢地升向空中。乘客们微微向后倾斜。

“啊,座位这样摇晃可真不错!”艾里亚娜说。

“不是座位,妈妈,整个飞机都在晃!”

飞机恢复了平衡,空中小姐端着托盘走过来。盘上倒满橙汁和香槟酒的玻璃杯摇摇晃晃,丁冬作响。

“能帮我拿杯香槟吗?我的胳膊很疼。”艾里亚娜几乎是笑着说。

“当然。”男人回答。他喜欢这休战的片刻。

他们找不到地方放空杯子;高脚酒杯在掌心里慢慢变得温吞吞的。终于过来了一个推小车的服务员,车子很旧,搁在上面的金属格子相互撞击,发出闹人的声响。年轻人笑容可亲,戴着耳环,脱过色的头发用发胶粘成几缕竖在头皮上。他一边收着杯子,一边迈着舞步向前滑去,仿佛谁也拦不住他。在“微型管弦乐队”的伴奏下——就差钹的撞击声了——他走得很快,消失了。艾里亚娜说:

“也许他从舱门掉下去了……掉到半空中去了……”

坐在第一排的乘客抱怨厕所的恶臭。敢于走进这个逼仄的洗手间的人会发现,里面既没有小香皂,也没有纸手帕和毛巾,摇摇欲坠的折叠门得用脚顶着才能关上。厨房就在厕所隔壁,一股油脂加热后的味道从微波炉中散发出来。在“享用”过温热的香槟和有点变质的杏仁后,乘客可以再吃一块咖喱箭鱼背或玉米鸡大腿,并且要选外焦里嫩的鸡腿才比较保险。强烈的气旋摇晃着机舱,简直要把老早吃下的蛋奶酥从饱受折磨的胃里颠出来。

这是一架千禧旅游专机。乘客们上了旅行社的当：给他们看的特写是蔚蓝色诱人的大海、棕榈树和沙滩上猩红色的长椅。在大西洋和美国本土上空，恶劣的大气状况令人难以忍受，乘客们一个个耷拉着脸。那位孕妇用手帕捂着鼻子，从厕所走出来。广播说飞机将于当地时间午夜前在洛杉矶降落。机舱令人不安地抖动了几下后，机长一再要求乘客遵守秩序。那些四处走动想活络活络筋骨的人得回到座位上，并系好安全带。

“你看过《机上还有飞行员吗？》？”艾里亚娜问丈夫。

“你的电影知识真令我惊叹不已！坦白说，我没看过。”

“真遗憾，”她说，“那部片子还蛮有意思的。”

亚当忍住哈欠，礼貌地答道：“是吗？”

艾里亚娜又说：

“电影里有个印度人——头上缠着块漂亮的包头布——在飞机上非常不自在，因为他的邻座唠叨个没完。坐在你边上，我也不自在，你知道为什么。”

“我再重复一遍：所有的航班都满了。这架飞机是包下来的，到了洛杉矶后一切都会好转的。我们在机场附近的旅馆里休息几个小时，然后去夏威夷。”

沉甸甸的手提箱压在他脚上，没法把它移到旁边，已经没有空间了；如果把箱子塞在背后，人就得蜷缩起来，膝盖顶着肚子，像只大虾米。

“你和你的箱子可真滑稽。怕什么呢？”艾里亚娜说，“在这儿，谁会偷它或打开它呢？”

“不关你的事。”

“幸好在这架飞机上不用担心千年虫问题。驱动飞机的不是电脑，而是机舱后头的破锅炉……”

气涡让飞机纵向颠了一下。一个没系安全带的人撞到了头；空中小姐拿着冰块跑过来给他按摩头皮。“您的头不会起包的，”

她说,“我向您保证!”

艾里亚娜又看到那个不停地来来去去的孕妇,问:

“如果她在天上生产,孩子算哪国人?”

这难耐的时刻好不容易就要熬到头,一些表格分发到乘客的手里:他们得填写几份检验申报单。机舱晃了一晃,一个空的塑料瓶滚到走道上。空中小姐连忙跑过去把它捡起来。终于宣布飞机到达洛杉矶上空。很快,人们看到一条灯火通明的地毯:洛杉矶城。但地毯似乎一会儿在这边,一会儿在那边。这种奇怪的摇摆持续着。

“真美啊!”克洛蒂尔德呢喃道。

“像我这样不常坐飞机的人都知道这台破机器正在天上兜圈子,”艾里亚娜说,“依我看,没人想要这堆垃圾。”

广播里一个男声提醒乘客注意灯光信号。空中小姐走过来检查乘客的安全带有没有系好。她们重复着:“请竖起您的靠背。”一个空姐用力地关上从椅背掉下来的餐桌,它时不时砸到后面女乘客的胸前。乘客静静地看着,说:“这东西老往下掉。”空姐捏了捏鼻子走开了,她也没法子。灯光变暗了,一个服务员走过来关上又一次翻落下来的行李舱门。艾里亚娜转向她女儿:

“我想起自己还没立追加遗嘱。你是我惟一的财产继承人,我还应该做些修改:如果你死在我前头,在我死后,房子就捐给动物保护协会。”

“你能不能换个话题?”亚当问。

他对假扮这个女人的合法丈夫这一游戏厌恶至极,哪怕只几个小时。悉尼一家保险公司已经派出侦探调查他的行踪。他得离开法国,和假“老婆”、假“女儿”一起走的话,这会让他看上去不那么可疑。他打算伪装成游客逃往加利福尼亚;他向艾里亚娜和克洛蒂尔德描绘夏威夷的旖旎风光,却从没准备去那儿。他希望一到加利福尼亚就把大家甩掉。

机长宣布由于恶劣的大气状况和地面强风以及一些细微的机械问题,飞机已经改道飞往拉斯韦加斯。

人群中爆发出惊呼和抗议声。大部分乘客要求在夏威夷过新年。机长保证他们在拉斯韦加斯机场将受到热情接待,在第二天继续旅程之前,他们可以好好吃上一顿,睡上一觉。他的话引起激烈的争论;那些做着异国春梦的人觉得上了当。一个女人对她的丈夫叫道:“你见不到光着奶子、戴着花环的俊俏女郎了。一想到要到夏威夷这种地方我就受不了。还不如到山上去更好!”刚才飞机受气涡影响时碰了头的男人对他们说:“安静!我们能活着离开飞机就是最好的新年礼物!”

气氛越来越紧张,亚当忍受着艾里亚娜喋喋不休的唠叨。

“你根本不该从澳大利亚回来。今天我该呆在马尔里的家里。当我想到:走进花园,哪怕地上冰雪覆盖,但可以感觉到脚下结实的土地,在家里,在法国……”

“出发前你还是很高兴的。”

“是的,但没想到会坐这架飞机。”

“我们会平安无事的。”

“还会很幸福!”她说。

他已山穷水尽。坐在这女人身边是他最近一次成功行骗的结果,那是他生平第一次骗人。一切都开始于几天前,发生在他从澳大利亚回法国的旅途中。靠着航空公司朋友的关系,他得以和一个叫莫莱的人坐在一起,那家伙从前偷过他的一项专利——网络加密技术。在这之前,他们素未谋面。他打算表明自己的身份,并炫耀自己和他一样有钱坐头等舱。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发现自己的邻座是个自闭症患者,为了放松,他酗酒并大量服用镇静剂。莫莱终于知道了亚当的身份,但根本不把他当回事。接着,莫莱提议跟自己的老婆开个玩笑,当时,那女人正在鲁瓦西机场等他。“我们年龄相当,个头一样,体重也差不多;咱们有相同的发色,这很少